

道光丁酉仲夏鐫

臨邑縣志

本衙藏板

序

臨邑之有志也自前以郡  
太僕纂述一修於陳令孫  
修於唐令閔今且百二十  
餘年而郡志之舊蓋什

臨邑縣志

卷首

序

一

不存二三矣余自下車後  
求邑志積之雖規模稍具  
而荒畧不全仰慨世有志  
重修之三四年來以簿書  
鞅掌辛繁未遑然時進

邑人士而語以故實而邑  
風近古求所謂究心掌故  
之士者又什不得二三焉  
夫邑令為親民之官興  
廢振墮惟令是向風土人

情惟忘是徵失今不治而  
日復一日等此荒略者而亦  
散佚之誰職其咎而竟昧  
程子之所謂第一義耶西  
申之秋与李愛園孝庵合

邢唐二志相与往復討論  
于其間僞者正之闕者補  
之既成地輿一志矣而邑人  
士又以所訪掣臺文獻錄  
進噫何地無才向所慨邑

鮮掌故之士者不淺之乎視  
斯邑哉于是徵文攷獻則  
於是書采摭為多凡成書  
若干卷雖不敢謂踵事增  
華而庶幾網舉而目張矣

間嘗論之郡邑之有志乘  
也其間才學識之相去當無  
論倍蓰什伯矣而何簡義賅  
足為志乘冠志惟康對山武  
功一志對山以武功人志武

功志既皆得之耳擩目染而  
筆則筆削則削又運以作史  
者之才學識于其中焉對  
山不以武功志而增重而  
武功志則非對山不能為

人傑嘉地靈。不信然。乃  
旻之有邪。太僕也。猶武功  
之有對山也。然其所纂邑  
志一書。數百年。未不獲與  
對山並稱。今且任其散失。

而無復過而問者。豈才學  
識之未至。與抑豈迫於一時  
之情。而非其殫思竭慮之  
作。與。然則是書之成。欲求  
返邪志之舊。而翦其荒蕪。

以庶幾武功也豈不難哉  
豈不難哉書既成余滋  
愬矣是為序

道光十七年丁酉夏仲知  
臨邑縣事相鄉沈淮序

臨邑縣志

卷首

序

六

書



舊志前序

臨邑於濟南屬城居中上地無大山水漫衍平直民勤耕稀曠土俗長厚多禮讓公家之輸惟先令不拙催科蓋樂國也乃吾觀今志所載多咨嗟慨噫哀人生之常勤悼敝俗之多有則何以故蓋天下之生久矣總寓內之物土肥瘠險易正得半顧肥且易者常偏受其病焉將以爲土沃則取盈者甘心而不知代興者側目故村輔輿歌潛焉流涕大東之困於往來矣兩漢之季群盜窟宅六朝之時五胡割據唐已合且河北宋遂國盡江

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一

南當是時也蕞爾臨邑叠嬰兵燹民之息肩其與幾何國家天蓋地容垂二百禩九州之內嬰孺煢癯墟植同之斯亦萬世一時已惟是令長數易有詰有愚其或治謝西京御同東野求之非其有役之非其任漏卮未實江河竭矣亦有民之多辟鮮衣怒馬華屋連甍暴殄相高淫侈相君力疲財盡所不辭焉此夫不兵火而虔劉不暎溢而焚溺者也故曰力本之家豐肉皆病含靈之衆無事爲難大塊勞生千古一轍矣豈造化忌滿人道惡盈古人所以不成三瓦而陳之者乎然則今之爲臨

邑也奈何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知是說者其於爲天下猶運之掌也矧曰一邑劉尹承忠一令十年民安其政志所謂援清濯熱依稀太平也吾友邢君子愿爰因勤請遂著斯編寫古貌今鬚眉具在蔚宗而後斯其最良矣然又躬先雅化式法下民故二君在事則臨邑之又一時乎用序其首以俟方來云爾明山東學道長垣李化龍撰

余邑故無志爲國朝二百餘年缺典德靖間文儒蔚起擅厥才識可無不爲而以登朝仕宦去無暇問諸掌故

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二

業卽夙昔長吏又繼踵因循謂無當簿書殿最弃不省事嗟夫則必天降地出而後可矣我邑令劉君守官下最久每以興起斯文爲任而會兩臺用邑人遮遞請留爲上書得報詔以旁郡別駕銜視事如故唯時不佞方家食君乃造余拜手相向謂此區區夙志也其爲我成之余遁迹謝不敏而我督學使者李公甫下條教亦復有意我邑文獻修缺事諄切見屬余辭不獲迺退而竭其髦鬣受鉛槧焉嗟夫一鄭國之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遞更四賢之手迺稱嘉詞一邑乘鄭重視詞令且倍

蕤焉而余不佞獨力肩之歲蕤之不逮而溪刻之徒  
不亦滋作者笑端乎然業已成之矣又安所辟匿爲是  
故首厥地理定邑也繼厥沿革論世也系厥氏望明祖  
也以備觀采風俗有焉以肅政教建置有焉以崇虔報  
祠祀有焉以軫民依賦役有焉以表位著官師有焉以  
稽類萃選舉有焉以紀奉爵侯王有焉及于循良官師  
勸矣及於人物選舉審矣及於列女人物廣矣及於事  
記詳異序矣及於藝文符采彰矣及於助而曲終之奏  
錯雜陳矣例多從舊義取竊比書凡十六卷總之五萬

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三

餘言浹月而已藁草三月而畢澂青嘉與秘撫唯所命  
之茲役也吾黨蓋有三數同人焉率力可勝長可任也  
而侗以駢謗當之齷齪奈何有掘地而得劍者矣首缺  
刃折迺齒太牢礪鵠夫容匣而藏諸不佞之手茲書也  
其猶是夫其猶是夫萬歷十九年歲在辛卯人日邑人  
邢侗子愿甫志

邑志自萬歷辛卯子愿邢公勅爲之越三十餘年子愿  
仲子邢生王稱增補之今又三十年矣累遭兵燹半沒  
灰燼宰邑者以其無關殿最率置之不問廢棄日久近

日宰邑者並不知邑有志矣余承乏茲邑兩越歲詢之紳衿始知邑固有志及查之十無三四存者乃訪求原本重入劂工復成全璧又念三十年來建置興廢事記多有遺忘循良人物多未紀載孝子節婦多未表揚賦稅緣兵荒而蠲減藝文歷歲月而增多深虞日久事湮特謀之劉郭二廣文邢劉諸茂才採訪續訂捐俸金以刊之四十日而告竣臨邑自茲復有志矣余遼海鄙人今爲此舉匪有好名掠美之念祇以文獻之缺特爲續貂若謂兵火之後凋瘵未甦荒蕪未懇賦稅未清乃爲

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四

此不急之務則余有辜矣倘後之君子資以敷政立教持盈定傾俾凋殘之境復爲華胥之鄉則余又有功乎然功非余之功也劉郭二廣文之功也邢劉二茂才之功也順治九年重陽日知臨邑縣事陳起鳳題

是序已佚今從

犁臺文獻錄補入

夫邑之有志如古之有方輿記周地圖皆辨方考俗稽古證今昭實錄而垂不朽也豈獨撫陳迹飾繁文悅一時之耳目已哉濟屬之西北臨邑九河故道多出其間向爲郵置孔衢形勢誇勝後爲饑饉流離遂成凋敝以

致民間之忠孝節義官守之方正賢良缺焉鮮傳迨前朝邑紳邢子愿先生手輯四集斐然可觀至我

朝以來歲時豐稔民皆復業官斯土者又大加培護漸獲盈甯卽有太邱邑宰續爲修輯然猶不能事事不遺言言必核令足徵信於後世今西蜀唐子開陶以明經而出宰是邦值鳴琴之暇秉史狐之筆適遇鄉友別駕高子觀一廣文彭子粹中先後如臨並叅互訂潤已陳之故編續百年之軼事勒爲一十六卷存直道之遺明是非之鑒俾閱是志者爲臣思忠爲子思孝爲婦思節

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五

爲女思貞文士思以華國武材思以干城貪夫廉而懦夫立臨之薰德而善長者將駸駸乎未易枚舉則此志不誠大有造耶嗟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將見異日宰斯邑者弔古衡時闡幽顯微常爲纂續弗令闕文攷之傳記上之輜軒以附

聖世之良史真是垂之不朽爾余也忝居濟郡之守政事之餘披閱唐子新輯之志舉凡分野疆域山川古蹟以及土產方言靡不殫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問俗之津梁採風之考鏡余雖不文然樂觀其告成也而以一

言弁之於首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夏四月中憲大夫知山東濟南府事加三級張燾等函父撰

從來凡宰邑者於所蒞之區未有不先按其地形之廣狹沿革之代禪山川之險夷與建置之興廢風俗之貞淫賦役之繁簡以及官師之得失科目人物節烈之多寡而能修其政教端其化理者也然則志乘一書固煌煌鉅典也哉開自承乏以來視事三載觀茲殘區瘠壤勤恤維艱其於地方形勢與民間疾苦已約略可知每訪邑志始得前代邑紳邢子愿先生創輯四冊及翻閱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六

之際思以撫循化導藉爲稽攷期無負

聖天子加惠元元之至意迺其中字多殘缺梨棗無存似與近時志體間有未合未免令觀者徒致咎於亥豕矣開於是慨然有重輯之想然而政事之餘難兼殺青之舉究非得學術純雅二三同志安能以草草從事時癸巳秋會年世兄高君觀一暨舅兄彭君粹中先後來署因再四商之遂購郡志與綱目唐宋諸大家并有明諸文集拜而授之二君力肩其任相與研精殫思勤加搜攷未匝月卽爲告竣開乃暢然曰是役也不獨一邑尊

木生輝且於一披卷間獲敬聆嘉誨矣非厚幸歟竊不禁撫書而更有感也向也明萬歷中賴邑令劉君倡斯事於前甫創成於子愿先生之手追我

國初邑令陳君亦爲續修而終屬蕩然迄今忽於匆匆邂逅間藉二君之力甫三旬而卒業成書靡不炳如燦如俾觀者較若列眉毫無遺憾此殆天作之合使黎陽文憲弗墜不誠大有造於斯土也耶爰命剞劂氏從而梓之藏之板籍庶幾後之君子有志治略者不致歎凋瘵之鄉等於荒渺之莫證自返於衷其亦有慰藉也已

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七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仲秋之吉知臨邑縣事唐開陶撰

邑之有誌猶國之有史也國不可一日無史邑亦不可一日無誌勿謂前人修之而後人不必補之也壯以進士謁選銓部筮得上元會引

見時

上特改授近畿輔地於是侍郎中山郝公膠州王公公同

保舉蒙

聖恩特授臨邑拜

命之任朝乾夕惕恒念我

皇上於新進末員加意培植何以報稱竊念邑令一官上承諸憲臺之督責下親愚百姓之疾苦良非易易而臨邑土瘠民貧又經旱澇之後流亡初返教化未周壯以一身任之勸農課士却苞苴於暮夜懲奸滑之吏役期此心不負當年讀書之心卽不負我

皇上愛民之心且不負我祖父兄弟子姪共受

國家之厚恩而群思報稱之心爰集其所行所言所見並邑之可以並採而爲前誌所未備者漸次而補載之臨邑縣志

卷首

原序

八

亦爲宰者分內事也是爲敘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月知臨邑縣事獲鹿魏壯貞葢氏撰

歷修縣志姓氏

萬歷間知縣劉承忠纂修縣丞王道修主簿尚科教諭  
孫登雲訓導劉永諒林起鳳參校典史余廷賓督刻吳  
縣學生薛大韶縣學生李忠管師舜分校許用敬繕寫  
戴錄膳藁 崇禎間知縣吳事心重刻署教諭谷穉參  
訂縣學生邢王稱分校 順治間知縣陳起鳳重刻教  
諭劉世儒訓導郭邦禎參訂縣學生邢琮劉龍光分校  
康熙間濟南府張濟南府同知王濟南府通判王總  
裁知縣唐開陶提調教諭霍煥訓導高迴兗州府泃河

臨邑縣志

卷首

歷修姓氏

九

通判高元貞四川成都府教授彭鎔協理把總郝奇監  
刻典史趙允謙繪圖癸巳科舉人許震偉原任沅江縣  
知縣陳潛辛卯科副貢王瑤歲貢張崇典校閱 康熙  
間知縣魏壯補修

洲言

一唐志誤郡為縣以臨邑獨當星度

如云樂安入危某度淄川入危

其地屬臨邑當入危某度矣

今為正之第天道難知非精于甘

石之術者鮮不有失反唇相譏諒所不免

一邢志既混今地于他邑郡志復沿其誤今于穀城

則遠之沛水于黎縣則仍附隰陰

水經滎水又東北逕滎陰縣故

城北鄭注故黎縣也

或沿或革庶幾展卷瞭然

一臨邑以臨滎河得名唐以後始去水作邑而邢志

謂北齊州孤滎表曰黎邢滎之為黎昭然可証故

臨邑縣志

卷首

例言

茲編于殷黎侯及黎侯陽之妄相牽合者削之而  
顧侯召奴則仍從邢志載入

一舊志用諸條寥寥數語不足以攷見利病即夾

馬一葉昔為洪流今則彌望皆桑田矣蓋水道既

易淤廢小民又率狃于近利偶值淫潦即成偏災

茲編于濼河諸水竟委窮源詳求故道庶講求水

利者不致茫無足據

一臨邑舊與齊東接壤白金天會間析置濟陽遂以

濟陽為東鄰而舊志疆域四至仍列齊東今刊正